

堂食之堂奥

文 / 阿光

不能出门、困在家里勉强凑合三餐的时候，会特别怀念堂食。

一直觉得“堂食”是个很洋气的词，跟“定食”“早午餐”一样，都是舶来语。直到后来才发现这个词古已有之。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每朝会罢，宰相百僚会食都堂，故名。”是说唐代的高级公务员每次开会之后都会在朝堂上聚餐，谓之“堂食”。元《赚蒯通》记载：“为官的吃堂食，饮御酒，多少快活。”这时堂食已经成了公款吃喝的代名词。今天我们所说的堂食究竟是从文言流转而来，还是某位民间高人随口的创造，就无从考证了。

其实怎么理解都自有道理。堂食之堂，可以是登堂入室之堂，可以是堂而皇之之堂，也可以是理直气壮、堂堂正正之堂。或者它就是“食堂”的翻转，是包间雅座之外的公开进食，被他人围观的同时也顺便围观他人。曾经我有朋友随口说了一句“吃环境”，引来众人嘲笑，大家都觉得这个词很土气。但回头想想，堂食的精髓，无非是吃环境，环境不一定非得是富丽堂皇极尽奢

华，陌生人的谈笑、店主人的寒暄、温度湿度、地域季节，乃至白天黑夜，都可成为环境的一部分。

比如很多人喜欢的露营和野餐，我想就是一种尺度比较大的堂食，不但吃给众人看，也邀请蚂蚁、砂砾、落叶前来围观。我印象中最浪漫的就餐几乎都跟大自然有关。有一次是在瑞士小镇因特拉肯，那时我们刚游览过琉森湖的



秀美景色，整个人似被净化过，正飘飘欲仙之际，空气中突然传来一阵烤鸡的奇香。那味道浓烈而直接，在纯净的空气中震颤着直冲鼻腔而来，而且，它跟我在大学时喜欢买的家乐福十八元半只的烤鸡的味道是如此相似，因此还勾起了一股怀旧的柔情。卖烤鸡的摊位在不远处，我跟几个同伴挣扎片刻，到底买了一只坐在草坪上吃了起来。就在前一秒，周围的景色还令人敬畏，唤起尼采所谓“我生来便是高山而非溪流”的豪情，但终究抵不过高热量制造出的身心安详之感。一切都变得温柔可亲，成了羁旅途中安抚人心的背景。

还有一次是在潮汕。当地的朋友想让我们看看最真实的渔民生活，就租了一条渔船朝海上驶去。那天烈日当空，风平浪静。渔船经过大片蚝田，吊养生蚝的石柱深埋于水底，密密麻麻遮挡着渔民生活的大片船屋，那里已然成了一个村落，到处都是日常生活的气息，偶尔有成群的鸬鹚飞起，把人的视线引向高空、引向天际。行到开阔处，阳光洒过细浪，海风更猛烈地吹过来，



叫人思绪飞扬。就在这时，船主人端出一个小小的炭炉，在船头烤起了生蚝，女主人还拿出了佐餐的辣酱。能看出来，这不是他们的常规服务内容，因为餐具五花八门，辣酱瓶子有使用过的痕迹，也不是正常的就餐时间。但既然店主人率性营业，我们也顺势坐在船上吃了起来。跟所有堂食一样，你没办法忽略周围的环境，一切都会成为就餐体验的一部分。我得说这体验棒极了，跟因特拉肯那只烤鸡一样，烤生蚝也是“热闹”的食物，它们不管不顾地出现在一个本适合沉思、冥想的环境里，这本身就是一种冲突美学，一种真正的融合料理。

我国南方人似乎尤其喜欢堂食的随遇而安，停下来喝一杯凉茶，吃一碗糖水或者浅浅一盘肠粉，都能缓解无处不在的焦渴和无聊。在浓荫蔽日的地方，面朝行人和街道，观察着对面那棵树、那个打瞌睡的人、那条发呆的狗，听听店主人和家人的闲聊，都构成了一种生活的质感，是在家里吹着冷气，看着手机屏幕永远无法体验到的。

更多时候，我们选择堂食，仅仅是为了留在人群中。我们知道食物被制造出来的环境，看得见为我们端上食物的服务人员，知道是哪些人跟我们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迈进了同一家店面。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象他们是第一次来还是常客，和同行的伙伴是什么关系，接下来会去哪里。我们能看到家人团聚，能看到老朋友再见面，也能看到争吵、抱怨，无论哪一种情形都会无形中感染我们，让我们去幻想自身之外的另一种生活。在那一刻我们觉得自己扩大了，我们跟陌生的人有了短暂却真实的

联结。

我也遇到过那种只有一个座位的店面，极其狭小，几乎就是店主人家厨房的一部分。不会有别的客人跟你坐在一起，但你坐在碗柜、冰箱和灶台之间，感觉很像回到了家。我猜这是最原始也最极致的“一人食”，一种很先锋的做派，因为你出门觅食的壮举获得了认可，你的孤独和寂寞获得了体恤和关照。

期待疫情退去，可以再一次冲向那些熟悉或陌生的馆子，来一次“肆无忌惮”的堂食。■